

救護通訊

第十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五日出版

· 博愛兵岬 · 救死傷 ·

半月報導

必須有守有爲的一年

湯蠡舟

事實，太現實了；經驗，太可貴了。一切擺在面前：非有守不能克服艱難；非有爲不能轉挽危機。今年，我們迎接一九四五年，當然希望它是抗戰勝利最後到達的一年，但必定有苦戰惡鬥；我們，必須要有守有爲。

我尤其希望它是抗戰力量最好表現的一年。

試回想抗戰八年來的經過：在抗戰初期，實在是恥辱重壓，大難臨頭，最高統帥一聲令下，大家皆不計成敗利鈍，奮然赴難。及至武漢會戰以後，戰局趨穩定，一般人漸漸不免誤認敵軍必不能打進大後方，儘可徐觀世變，以待勝利，因而玩愒歲月起來。等到太平洋戰爭既起，國際局面真如理想而來，雖實際戰局甚是艱難，而中國的國譽却驀然雀起，一般人陶醉于一時的虛榮，憧憬於必來的勝利，更兼國境全鎮，物價失常，民風軍紀與官場，都多少滲進了投機奸商的習染，一切腐化的現象應運而生。就是這樣，同盟軍到處勝利紛紛，而我們獨敗；世界反侵略戰大大好轉，而我們反瀕於危。尤其是去年的一年，敵寇輕騎疾馳，陷中原，薄湘桂，長驅黔南，逼我堂奧，雖幸引退八桂，險些兒撓動了抗戰的根本！這事實，太現實了；這經驗，太可貴了。一切擺在面前：非有守不能克服艱難；非有爲不能轉挽危機。今年，必定是「苦戰惡鬥」的一年；而我們，必須要「有守有爲」的一年。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配合抗戰而擔起的救護工作，始終是慷慨英發，蓬勃奮鬥，許多可歌可泣有作有爲的史實，已充分的描畫出我們努力之既有的成就。我們不敢說，當此民風軍紀與官場，都多少播下了不良種子的時候，而我們真能與世絕緣不受它的絲毫影響；但我們敢於從黔南戰役「一退」進的體驗中，看我們的「後人而退」，「先人而進」的精神，正正確確，實實在在，做到「後退」「前進」都是工作！因此，我們不但自信是一個卓然不羣的組織，而且還是希望自己努力自新的「一個團體」。

面迎苦戰惡鬥之局，我們應當堅信：「組織存在，個人存在」，我們更需要「國存俱存」自不待言。最近看黔南之戰，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參加前線救護工作單位，不下四五十個，而沒有一個解體，沒有一個分散，沒有一個人淪為難民，

· 平時備有時戰 ·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部編印

·貌近學醫國美。

術補修科外的妙奇

讀書專頁

第十七號

本部資料室

現在醫藥界最大的問題，就是醫治傷兵，受傷很重的，幾年以前被認為不可救藥的，現在因為有時當更新的科學方法和醫學技術，已經可以醫好，不但醫到痊愈，而且復原到可以像永遠沒有見過炸彈一樣。我們不妨拿外科修補術做個例。

有個美國少校，他所駕的飛機去年在冰島失事掉毀，他從碎飛機裏爬出來，經醫生打了嗎啡針止痛，灌了血漿，使他不至於僵死，他雖然救回一條命，可是那條命像不值得救回似的，他的鼻子已經燒去了大半，他的嘴被火燒焦了，卷成一個小窟窿，眼皮，再從他肋骨取下一塊軟骨，變成耳朵模樣替他做了一只活的新耳朵，他現在已經出醫院，那些軍醫先在他舊耳朵的地位，掀起一片頭皮，放在頭皮底下，一個月之後醫生們把全塊假來像鱗爪一樣。

這個少校，到陸軍醫院，十四個月後，他顛巍的走到主任醫生的公事房告別，他的臉已經沒有甚麼傷痕，伸出手來的時候，不但手的功用和平常人手一樣，連外表也和平常人的一樣，他告訴主任醫生說，我很喜歡握手，因為我沒有想到再能用我的手，他又笑着說，我明天回去服務，預備開轟炸機去。

這位少校自從進陸軍醫院以後，施行手術十六次，他的鼻梁是從他肋骨取出軟骨來填好的，在腿上取出肉來補好，眼睛上眼瞼燒壞了，用皮膚纖維補起來，手掌和手指頭，手僵硬，以後用電氣按摩，每日再實行運動，就柔軟了。

經過修補手術的新技術而被醫好的人，不下幾萬幾千，醫生們因為這樣，已經深信將來被傷痕妨害一生的傷兵，數目一定很少，現在幾乎天天有驚人的成績，有個軍官，因為所坐的吉普汽車出事，一個耳朵掉了，經陸軍軍醫替他做了一只活的新耳朵，他現在已經出醫院，那些軍醫先在他舊耳朵的地位，掀起一片頭皮，放在頭皮底下，一個月之後醫生們把全塊假耳朵的頭皮支撐到合式的地位，然後由這軍官

沒有一個人失去聯絡。等到退集貴陽以後，雖有許多公而忘私和先公後私的人員，丟光行李，拋盡衣物；然而沒有一個得到經濟的幫忙，很無保留的說明。沒有一個不得到經濟的幫忙，很無保留的說明。有組織就有個人，組織存在，個人一定存在。倘使反證那些組織已經解體的，就沒有一個人不流落而成爲難民了。所以，我們應該要熱愛組織，要守住組織，組織之中所給予我們的艱苦困難，我們要耐得下，受得了，守得住。爲了應付苦戰惡鬥，我們祇有挨，挨過一分艱苦，即減少一分困難；減少一分困難，即挨見一分光明。歸根結底一句話：「組織存在，個人存在」，我們更爲了「國存俱存」就應該堅忍有守。

苦戰惡鬥，是要我們能硬戰，更要我們能奮鬥！戰鬥的精神是有爲，那末，我們就應該奮發有爲。敵來我退是無爲，坐觀成敗是無爲，不能自勸是無爲，勇於私鬥是無爲；最後有出息的老敵人追機會，看自己打算盤，而對國家民族社會社會主義興氣，却不惜暗地裏不顧公共利益，私自爲公共而種下禍苗的更是無爲！我們既已認識了現實，知道了危機，就應該接受教訓，奮發有爲。由此真下起元，才能茁出新生之機。我們祇有一個理想：「國存俱存」；我們也祇有一個目標：「國存俱存」。我們應該努力自新，在新決心，新作風，新努力之下，我們要奮發有爲！

一九四五年開始了，我們要每一天，每一刻，都應該想到有守有爲。我們惟有從有守有爲之爭力，才能戰勝艱苦，鬥出和平。於是，我們的抗戰力才會有最好的表現，而我們的抗戰勝利才真能達到最後的完成。

的肚皮上，起下一塊皮來補耳朵背後和填補頭皮，現在他兩邊的耳朵，到底那一邊是生出來就有的，已經不容易分別。同時他的耳管被肌肉堵住的地方，醫生們替他打了一個窟窿，叫他恢復聽覺。

到他嘴旁邊，把肉條的一端割下縫到上顎上，手的人用這方法能够打字、打牌，甚麼的不知內條另一端，仍然連在手臂上，得到精養，等縫在上顎的一端，完全長好，再把手臂上的一端割下，縫到上顎上，最後傷丘居然有新的上顎，安然出院。

有的時候，沒法子恢復身上某部份的功用，外科修補術的醫生也想法子叫那一部份恢復舊日的樣子，有個兵士兩隻眼睛被地雷炸瞎了

軍醫手術裏，最重要的是軟骨，軟骨不像皮膚的纖維質，是可以從這一個人身上，移到別一個人的身上的，並且可以用消毒水保藏預備將來應用，軟骨一方面堅硬，一方面可以做

成各種形狀，最適合修補鼻子或是耳朵的用處，也可以修補眼睛周圍的骨椎，或是在軟骨被打穿的地方，保護頭腦。

臉部受傷的人，常常連腮部也粉碎，外科
系補綉的醫生和牙科醫生合作，用一種新的夾
板，把臉夾來起來，這種夾板比過去所發明的
都輕便堅固。

有一個士兵，被彈片打進臉部，嘴的上顎
一半打碎了，醫生們先把他手臂上的皮肉，割
開一條下來，還條肉兩端仍然是聯在手臂上，
好像一個手提箱的把，肉底再從身體別的部位
割下一條皮來包住，幾星期後，那條肉長到可
以填滿嘴裏的傷痕，醫生們就把那傷兵的手架

又有一個士兵，在新幾內亞被日本人打
了，腳跟裏面的一半被打掉，平常像這類的傷
筋肉，可是肚皮達不到腳跟，所以他們先把腳
內一端，連到大腿上，等這一端長好了，就切
另外一端，直接從肚皮上割下來，連到後跟
最後把大腿上一端割下連到腳跟的時候，那
兵的後跟就完好如新的了。

，眼睛裏是一付假眼睛，和那兵士原有的相模樣，後來那兵士有一次問一個火車站職員火車甚麼時候開，那職員給他一張時間表，叫他自己去看去。

傷重到需要割下肢體的，整形醫生們，起
他做假的四肢，現在有一種新技術，可以把割
下肢體殘餘部份上的肌肉動作力量，連到假肢
上。

不會老死，不會死人。身裏的營養，在的時候可以打成像頭髮一般細的絲，用來縫神經，可以硬成薄片，用來包紮神經和筋肉，鉗最好的用處是修補打仗受傷的腦蓋。

長好以後，醫生們就在殘餘部份裏面的肌肉上，割幾個窟窿，用堅韌的皮縫好，然後把長而
英寸半的象牙釘，從窟窿穿過，這些象牙釘連到前面開合假手的機關上，受傷的人把肌肉

目前外科修補術的醫生有兩個目標，他們首先要病人恢復健康，可是他們也知道假如沒有照常的生活健康都沒有意義，所以他們盡力地叫受傷的痊癒之後，能够回到社會裏照樣有生活的能力。

救護設施

自九月起至十二月止工作經過，扼要分述如下：

一、黔桂線。難胞醫藥救濟工作，以黔桂線為主。初設醫療隊十一個於鐵路沿線，由第四大隊統率，旋軍事轉進奇速，第九大隊所屬之醫療隊，正自湘桂後撤，原向湘黔線移轉，乃因黔桂線工作繁重，遂由第九大隊率領醫療隊八個，參加此線工作，充實醫療力量，時配備之細密，工作之艱苦，咸能發揮紅十字會博愛精神之精神，「後人而退」，「先人而進」，後退前進均在工作。綜自三十三年九月起至十二月止，共計醫治難胞二六六六〇六人。

2. 湘黔線。由於湘西方面軍事較為和緩，難胞轉往湘黔邊境者為數較少。原經計劃於湘黔公路配設醫療隊十六個，由第九大隊統率，嗣以黔桂線工作繁重，一半留在黔桂線工作，僅於湘黔邊境設醫療隊八個，以湘屬安江為集中地，自三十三年九月起至十二月止，共計醫治難胞一五三七九〇人。

3. 川黔線。敵衛侵入黔邊，難胞紛退貴陽。九月，即於貴陽組織巡迴醫療隊一個，每日

輪流至難胞收容所工作，旋難胞西遷入川，乃

由預備大隊儘先撥派醫療隊四個，分設遵義桐梓。十二月初，社會部於貴陽發動設置難民醫院，難民招待總站及難民招待所甚衆，由本部指派醫療隊九個配合工作，綜自三十三年九月起至十二月止，共計醫治難胞七三一五八人。

二、本月上半月，滇西方面，我軍已於南坎會師，中印公路業為我全部貫通，當軍事前進之際，本部第十大隊所屬各手術隊醫療隊，均隨軍跟進，發揮極大救護工作效能。至各手術隊醫療隊位置，尙無重大變更。

一、此次本部辦理難胞醫藥救濟，關於難胞防疫工作，綜自三十三年九月起至十二月止分別統計如次：

1. 黔桂線 申、滅、虱

2. 湘黔線 六九三人

3. 川黔線 一九二三件

乙、預防接種

1. 黔桂線 三一五二人

2. 湘黔線 二八三〇人

3. 川黔線 三二五七人

二、本部三十四年度防疫計劃，業經擬定，並定購痘苗、疫苗，以資實施。

材料供應

一、本月上半月，由貴陽運往重慶第九衛生材料分庫衛生器材三頓，運往桐梓第四衛生材料分庫衛生器材十九噸，運往昆明第六衛生材料分庫衛生器材四頓，以便分屯補給。

二、本月上半月發贈其他有關機關衛生材料，計貴州衛生處等七個單位，經呈軍事委員會接助軍事機關衛生材料，計兵役部等五十一個單位。

三、本月上半月，由貴陽運輸站派車一輛開往獨山前線，接運難胞二十餘人開回貴陽。

二、本月上半月，由貴陽運輸站派車一輛開往重慶，派車五輛開往桐梓，派車兩輛開往昆明，分運衛生器材及燃料空桶，回程將自昆明採運美國新捐衛生材料及自重慶接運燃料開回貴陽。

運動狀態

一、本會名譽副會長王正廷氏，近任陪都難胞慰問團團長，率領該團人員於本月一日抵策。本部胡兼總隊長蘭生、湯副總隊長董舟同往訪晤，對救濟難胞工作頗多聯繫。

二、黔桂湘邊區總司令部副總司令萬建勳氏蒞部訪談，旋本部湯副總隊長董舟前往回訪，并晤總司令湯恩伯氏，商討南前線救護事宜。

黨政活動人事告白

三、黔桂湘邊區兵站總監部衛生處處長劉慶濤氏，到部會談黔南前線兵站救護事宜。

四、社會部部長谷正綱氏於本月十五日假貴陽市社會服務處茶會招待黔滇各界及本部首長暨前方工作人員，答謝協助救濟難胞工作。

一、本部胡秉總隊長蘭生，偕同醫務科科長馬玉汝，第九大隊長林竟成，政治部科長劉藻等一行，攜同慰勞品及獎勵金，於本月五日赴黔南前線宣慰前方工作同仁，并視察救護工作，除林大隊長仍留前方指揮外，業於本月十日公畢。二、本部第四大隊長舒道峰，近自黔南前線部署救護工作完畢，到部述職，即將重返前方指揮。

一、本總隊特別黨部人事略有調整，特派員王曉籍氏暨執行委員郭蘭馨等另有任務，不克兼顧。經奉派胡蘭生為特派員，倪葆春、馬玉汝為執行委員。

二、派蔡有章、黃大權、黃慶彰、陳紛芳、潘世定、蘇駿瑞為本部預備大隊醫師。

三、調宋鴻基為第五一二醫療區隊隊長。

一、本總隊特別黨部政治部暨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委會第十四區隊於本月二日晚假本部博愛堂，舉行聯合晚會，慰勞前方工作人員，到胡秉總隊長蘭生等二百餘人，表演歌唱、小提琴獨奏、揚琴獨奏、幻想劇，末段以改良平劇「新

鴻鸞禧」，節目異常精彩，莫不盡歡而散。

二、三十四年元旦，本總隊特別黨部政治部，於是日上午九時，假本部博愛堂舉行團拜

，由湯副總隊長主席，胡秉總隊長訓話，諸多最勉。

讀者·編者

日歷，已換了新的——一九四五。

慶濤氏，到部會談黔南前線兵站救護事宜。

一、三十四年元旦，本總隊特別黨部政治部，於是日上午九時，假本部博愛堂舉行團拜

，由湯副總隊長主席，胡秉總隊長訓話，諸多最勉。

宇宙是一個大生命，我們是宇宙大氣中之一息。江流入海，葉落歸根，我們是生命的開始，萬象更新，我們不能不對我們的生命而有所認識。

大生命中之一葉，大生命中之一葉。

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們是多麼卑微，多麼渺小，而一滴一葉，也有他自己的生命。

生命內象徵是活動，是生長，一滴一葉的活動生長，合成了整個的宇宙的進化運行。

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動便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種子都能成樹，不生長的便成了空殼。

生命中不是永遠快樂，也不是永遠痛苦，快樂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等於水道要經過不同的兩岸，樹木要經過常變的四時。

在快樂中我們要感謝生命，在痛苦中我們也要感謝生命。快樂固然興奮，苦痛又何嘗不美麗？有位詩人說過：「願你生命中有够多的雲翳，來造成一個美麗的黃昏」。

世界，國家和個人生命中的雲翳，沒有比今天再多的了。

我們願不願意有一個成功後快樂的回憶呢？請記住：「苦痛又何嘗不美麗」？

十一、「美麗的黃昏啊！」在我們痛苦時我們一定要感謝生命！

日歷，已換了新的——一九四五。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生命中不是永遠快樂，也不是永遠痛苦，快樂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能把痛苦看作美麗的黃昏，那未來值得興奮的快樂就是天明。（晦闌）

黔南前線行

▽劉藻

貴定搶影

貴定是黔南的一個大縣，素以產烟聞名，現在銷行在黔桂各市場的烟絲，大部份是貴定產品。我們經過黔南各縣的市鎮，每家烟鋪櫃台上，擺着像「黑的神香」一樣的烟枝，就是貴定的名產煙葉。

在二個月以前，從獨山撤退經過貴定縣城時，市面雖呈現着緊張紛亂，但是，街市的繁榮，仍然沒有被當時緊張情緒所淹沒。現在的貴定，是黔南前線最繁榮的一縣，據一位辦理救濟事業的朋友告訴我：貴定現任縣長，是位頗有苦幹的「標準縣長」，他不斷在鄉鎮和人民保甲長接近，所以民間痛苦，地方治安，都能用適當的方法來解決。據說：貴定縣境確實做到「安民」。有一次一段土匪，進入到縣境，那位縣長立刻派了他的民政科長，攜帶三十萬元鉅款，將這股土匪送走。

這裏的難胞救濟工作，有相當成績，擔任這種工作的幹部，除了醫藥部份，由中國紅十字會醫療隊第四十三中隊，在那兒設立診療所，為難胞擔負醫藥救濟外，國際救濟會貴定分會，並且在第一食宿站，設了一所有十個鋪位

的難胞臨時醫院，每個食宿站的工作人員，多由縣府的科員、督學或是小學教師負責，他們

很能克服各種困難，為難胞服務，但是聚集在這裏的難胞，將近千人，有十分之三是害着凍瘡、痢疾、腹瀉的疾病，「四三」診療所，每日的門診，突破了二百號的大關，以少數的醫生，來應付這種繁重的診斷，是一種很難的工作，所以我們希望貴定衛生院亦能多出一點力來，共同為難胞服務。

黔南大戰後的貴定，它依然雄踞在前線，假如不是那些凍餒的難胞，點綴在日趨繁榮的街市上，誰亦看不出是座「前線之城」。

甘炳哨上

由貴定再前進一站就是馬場坪，在軍事上看，是黔南的一個據點，湖黔邊區的一處主戰場，在交通上看，亦是湘桂公路的聯接站，前次黔南戰事緊張時，這個軍略據點的馬場坪，確實進入到戰爭狀態。現在呢？市面亦恢復了。

，醫療隊的幾位工作人員，亦患染了這種時疫，一位醫生告訴我，現在還是注意今年的春溫，因為大亂之後，必有疫病，我們應該預先防範。

甘炳哨是馬場坪前面五公里的一個小街，因為是川黔與川湘公路的聯接處，所以西南公

興趣。

前方的難胞，走到這裏有的行李如洗，有的病倒床，另外的一些人就羨慕了這裏便宜的生活，還有一些湘籍的難胞，痛感前程的艱苦，由這裏折回湘西，現在居住食宿站的貧病難胞，有千餘人，還有一些因為食宿站房屋不夠無法容納的難民，流落在街頭，他們深受飢寒病魔侵襲，有的打擺子，有的患回歸熱，最流行的一種，還有痢疾腹瀉。據幾位在那兒扭任難胞醫藥救濟的中國紅十字會醫療隊的醫生說：我們在一個禮拜前，來到這裏，難胞患病就診者，門診所幾為阻塞，有的被敵寇或是土匪殺傷，傷口經過長時間的潰爛，如是熟天老早發蛆了，現在把傷口解開，臭氣難聞，假如不是醫生，恐怕亦不願意接近這種臭爛的傷口。

路運輸局，在那兒設了一個管理站，轉回到湘西去的人們，就是從這里西行經黃坪鎮遠而踏上。

遙湘西的門跟——乾縣。

都獨火劫

都匀至現在是一座「徵歸未至土先焦」的火災場，這把火是去年十二月二日清晨點着的，誰也不知道，因為

當時已是進入到戰爭狀態，原在城裏居住的機關和老百姓，都已走光，縱有少數的人們，逗留在那裏，除了一部份逃難者外，便是敵兵游勇和亡命之徒——土匪漢奸，他們正是等着這樣一個機會，好來乘火打劫，所以都匀的大火，接連還有一個大劫。

火起之後的第二天，前方的消息說是敵騎已經到了距離縣城四十八里的毛草坪，城裏的情況，當然更是緊張。

四日那天，前線情勢更緊，說是公路正面亦發現敵人，所以城內的秩序更亂，在當時或者縣政當局，亦已經開始了必要處置，橋樑破壞了，軍火倉庫車站都着火了，先前鎮定的人們，此刻亦不能靜定了，所以「長沙前夕」的慘劇，又重在都匀發現了。昔日繁榮的都城，已是變成了一個瓦礫場，具有悠久歷史，橫跨在清溪淺流上的老古石橋，也不能逃出這個規避。

•據初步調查：全城房屋被燒過半，繁華街市

，現都變成了火場，全部的損失，無法估計，單就房屋一項，大約就在一百六十萬萬兩以上。

獨山的火劫那更慘了。在我前次由獨城撤退之夜——去年十一月三十一日火神宮範在這座古城之郊，在當時，我們已開始破壞飛行場與四郊的茅棚。

以後敵騎侵擾到下司，迫近了縣城，我們又進行第二步車站破壞了，街市被燬了，桂柳戰事後，一度人山人海的獨山城，在戰爭之神威脅下，變成了火葬場，這次我重進這座古城，作了一回火場巡禮，我從北門沿着中山路、廣東路、汽車站經新市區火車站，再折轉到中正路，回到新建的衛生院，在這個廣大的火場上，找不到二十棟沒有被火燄波及成災的房舍。沒有一條街一條巷，不是瓦礫危牆。火車站的車輪機車——在黔桂路上本是一種「陳列品」，現在都變成了殘骸橫陳在路軌上，奇怪的是有一輛中國紅十字會醫療隊過去的巡迴醫療車，現在却安然無恙的擺在鐵軌上，作了獨山火車站唯一的點綴。

鬼門坡下

這次從獨山撤退的人們，大概都記憶到距

不如長安，但車、馬車、人力車、板車連同馬在整個山坡下，這兒就是土人叫做鬼門坎。山坎並不高，路面亦不怎樣的危險，在「急灣陡坡」的川黔公路上走這樣一個坡道，不

算什麼一回事。

但是黔南戰役中，這個山坡下，却有一幕任人看到傷心的慘痛場面。

這幕「慘劇」的演出，是在獨山城郊，開始破壞的時候，擠在那兒的汽車——包括着砲車、卡車、小轎車、三輪卡和一些馬車、板車，雖然都是滿載着寶貴的物資，或是達官豪富，當時因為城郊火光燭天，謠言風起，路上的行人，大家都慌亂了，車主司機和擠在路上的東西，有的把車子推下山坡，有的點上一把火，或是挾一下心坎什麼都不要向着到都筑的道上行進。

現在這段短短十公里的馬路上，橫陳直倒的汽車殘骸，不下三百輛，破舊的行李，遍地的紙屑，和汽車零件，擰滿了路面，車身的引擎和輪胎，多被折毀，價值十萬以上的一個車胎，就是在幾刀割斷之下變成了「廢品」。實在可惜。

路上的車子毀壞了，損失的數字亦無法估

一九四四年，美國的科學家一面致力於對德日作戰和研究機械人類的知識，同時想到發展新的國際科學健康組織。

九月間，羅氏基金委員會主席佛斯狄克提議建立世界健康組織，作為會議中的聯合國組織的一部份。他設想個世界健康組織，可以成為世界的傳染病學知識的體系來調查公共衛生工作，使生物學產品標準化，並組織研究和會議。美國科學工作者協會贊成佛斯狄克的意見。

十一月美國公共衛生事務局總監巴蘭博士，再提起世界健康組織，十二月美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也提出世界健康組織。巴蘭博士說：「疾病與飢餓的人民不能建立和平，也不能維持和平」。

一九四四年最高的科學獎金——諾貝爾獎金——於十二月十日在紐約而不是在斯德哥爾摩頒給受獎的人，因為大多數受獎的人在美國工作：一個流亡美國生在英國的德籍物理學家，三個美國人和一個丹麥人。瑞典公使把物理學獎全給予研究原子的拉比博士和史密斯博士。醫學獎金和生理學獎金給予研究神經功能差異的艾蘭格爾博士和加塞爾博士及發明血液游離維他命K凝結法的霍西博士和丹佛爾博士。

美國部隊裏的一千一百萬人是新藥效能的證明者和受惠者，特別是整尼西林不但能治十四種疾病的藥，而且它的產量已經增加到足夠供應盟國軍隊和美國平民，此外還送些到瑞典去。

美國農業部北方區域研究所發明了游離淨化技術和加拿大科學家發明了乾燥法之後，更多的整尼西林可以更迅速地生產出來。

一九四四年人血的許多治療學上的應用被發現了美國東部獻血者捐獻的血和藥立刻用飛機運到歐洲或從太平洋海岸運到雷伊泰島供受傷戰士之用。哈佛大學實驗室發明了處理摔傷和燒傷的更經濟的血清代用品。哈佛大學實驗室還發明了從人血裏抽取抵抗麻疹的抗毒素或血液中的小球的方式。科學家從牛血里給人類抽取液質凝血酵素原，紅血球經過壓縮之後治療關節炎和肺結核，雞雞被發現可以抵抗歐洲的傷寒和太平洋的瘧疾。

計，這是黔南戰役中我們最痛心的一回事，亦是一個最大的損失，現在希望公路當局，從速清掃路面，將可以使用的零件和車輛，設法拖運車廂修理，以免零件的遺失與阻礙行車。

另一支兵

「博愛即兵，救死扶傷」是中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信條，他們在同一工作目標下，守着自己的崗位，埋頭苦幹，尤其是戰地工作人員，為戰士扶傷，為義胞醫療，發揚了紅十字會振濟與救護的精神，值得同情與讚譽。

這次湘桂與黔邊戰役中，紅十字會醫療隊，在戰地工作人員，他們隨着戰爭的演變，憑着自己苦幹的精神，「前進是工作，轉進還是工作」，始終沒有脫離戰場，確實做到「一切為前方」。

湘桂戰局轉趨劇變時，他們有的隨軍在戰地繼續着救護工作，有的在湘黔兩條公路上，擔任難胞醫藥救濟，他們的工作生活是和勇敢戰士一樣的緊張堅苦。

他們除了擔任戰地救護與難胞醫藥救濟工作外，還兼辦防疫，因為內遷的同胞，有許多患者可怕的時疫——霍亂赤痢回歸熱……

現在他們隨着戰爭的好轉，又返回到前方繼續工作了！